

著 敏 徐

中原突圍記



東北書店印行

中原突圍記

著 徐 敏

東北書店印行

1 9 4 9

中原突圍記

著	者	徐	敏
出版	者	東北書店	
發行	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印刷	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

1949. 4. 初版 長. 1—10,000.

目錄

前記	(一)
一個大陰謀的演變	(三)
雨夜突圍	(一〇)
在大別山中	(一三)
強越松子關天險	(一六)
搶渡磨子潭	(二一)
合不攏的包圍圈	(二五)
突破最後一關	(二八)
會合	(三二)
皮定鈞將軍印象記	(三四)
勝利突圍	(三八)

前記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全國內戰由蔣介石對中原部隊的『圍殲』而一手發動，蔣介石這個血腥罪行，是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月二十五日，中原部隊由李先念、王震、皮定鈞諸同志指揮，奉令分東西兩路突圍，粉碎了蔣軍的無數次『追擊』，『堵擊』，勝利進入陝甘寧與蘇皖邊區。這件震動中外的英雄事實，鼓舞了當時全國人民反美反蔣的信心。

從一九四八年元月起，我曾經到過鄂東、豫東南一帶的邊緣區，親眼看到蔣匪破壞停戰陰謀發動內戰的事實。四月二十九日，小界嶺事件發生之後，又被派赴王樹聲將軍部隊採訪。王將軍所部的三個旅，是担任商（城）、經（扶）、光（山）、麻（城）一綫的警戒的。我在這支隊伍裏共待了一個多月，後來隨着皮旅突圍，進入蘇皖邊區。

皮旅是一九四五年八月首先渡河南征的豫西支隊，戰士們大部是冀豫兩省的純樸農民。他們蘊藏着驚人的戰鬥潛力，更具有慷慨赴義的燕趙遺風。在共產黨的領導與皮定鈞將軍的直接指揮下，行軍作戰兩千里，創造出許多可歌可泣的偉大詩篇，我這笨拙的筆，怎能寫出其萬分之一？

到了蘇皖邊區，司令部駐在鏡一樣的洪澤湖邊，一天，皮定鈞將軍在和我閒談中，提出叫我寫一本『突圍記』。作為新聞記者的我，應當把這件事作為自己的義務的。次日，我就到各連隊收集材料，

不料第三天的晚上，部隊就奉令開到後方休整，我也要赴淮安報到而離開部隊了，僅有兩天時間的採訪，所得材料不免掛一漏萬。

後來進華中新華日報工作，以報紙篇幅限制，只寫了幾篇通訊發表。至淮安主動撤退時，身邊帶的材料不幸在此時散失。從此，寫的念頭就打消，不過兩年來，這件事始終還是個『精神包袱』。

一九四八年九月到哈爾濱，不久，長春，瀋陽宣告解放，全東北宣告解放，全國勝利屈指可期。我想：兩年前人民解放軍這一段英勇鬥爭史實，應當把它記錄下來。於是乃從行李中檢出突圍時寫的一本日記與上述幾篇通訊，重新整理，加上自己的記憶，花了一個多月的時光，終於把這本東西寫成了。在此附帶要說明一下：其中有些場面因手上沒有材料與印像模糊，恕我不加記述，但重大事件都包括在內了。脫稿時，深覺文字粗糙，極欠詳盡、深刻，多蒙周立波同志的鼓勵和幫助，遂決心將它付印，作爲一個歷史素材來保存，特向立波同志致予謝意。

經過兩年餘的英勇鬥爭，苦難的中國人民即將從蔣介石的血腥統治下得到整個解放，突圍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於哈爾濱。

一個大陰謀的演變

一九四六年元月十三日，停戰命令頒佈之後，蔣介石得到美帝國主義的支援，積極發動全國內戰。調集四十萬正規軍，把李先念將軍的中原軍區六萬主力部隊包圍在以宣化店爲中心的一塊狹長地區裏。這塊狹長地區東西僅二百里，南北約五十多里，包括湖北的禮山、黃安，河南的光山，經扶，羅山，商城各一部份。這六萬抗戰有功的人民隊伍，係由李先念將軍的新四軍第五師、王震將軍的三五九旅與王樹聲將軍的豫西支隊所組成。三五九旅當時剛從廣東南征歸來，豫西支隊則是被胡宗南匪軍無理進攻，爲避免內戰而奉命從伏牛山區撤退出來的。

在中原軍區的週圍，蔣軍不分晝夜的增修碉堡，從元月中旬至三月底，已構築起一條密密層層的封鎖綫了。

蔣介石的第一步陰謀是封鎖圍困，首先蠶食我邊緣區，緊縮包圍圈。在平漢路西，蔣軍不斷進攻安陸解放區，又侵佔我桐柏山解放區，比較富庶的陂安南（黃陂、黃安以南）解放區，於三月中旬，亦被蔣匪割裂。這六萬人民隊伍，被迫困處在貧瘠的山區裏。匪幫們又在週圍封鎖糧食進口，盡量提高糧價，吸引我區糧食外流，造成物價上漲與嚴重糧荒。三月二十四日，據記者在黃安呂王城調查：這個靠近前綫的小城市，一天之內，一斗下等白米由『法幣』（當時爲進行經濟鬭爭，法幣可在中原

軍區流通）二千八百元，漲至三千五百元。

復興社與三青团等特務機關派出大批爪牙進入解放區，偽裝乞丐、豬販，到處放毒，有的把毒藥投入池塘與水井裏，有的打進部隊當炊事員，在飯裏進行放毒，王樹聲將軍的第三旅某團，有一個特務把毒藥投在鳥蛋湯裏（鳥蛋是戰士們到外面拾回來改善伙食的），結果只有一個人中毒，那特務後來良心發現，在班務會上坦白出來了。

暗殺與放毒是同時進行的，特別在邊緣區，我們的幹部或戰士經常被隱伏的特務殺害，鄂東軍區第四團有個戰士出差到陂安南去經過河口，被兩個特務用石頭把頭部打的重傷。光山、羅山一帶的邊緣區，商城士頑顧敬之指揮的特務，並利用妓女來勾引我們的戰士逃亡，但這個無恥計劃在我們的人民戰士面前完全宣告破產。

糧荒帶來的飢餓開始威脅着人們：市上的糧食一天比一天減少，甚至有錢買不着糧，機關、部隊逐漸由三餐減為兩餐，最後每天變為只吃一頓稀飯和一頓野菜。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這一個星期中，鄂東軍區張體學將軍的部隊被圍糧斷，完全靠食野菜度日。

反動派以為在軍飢民困的時候，我們部隊會破壞紀律侵犯人民利益，人民會因此而起來反對我們的。他們那種想法實在可憐又可笑，事實證明了我們部隊不但沒有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而且更進一步和人民團結得更緊，王樹聲將軍的警戒部隊從四月份起，就到處幫老鄉幹活，特別是割麥栽秧，團首長都親自下地，不管老鄉們如何央求，總是幹完就跑，決不會吸半口香煙，吃飯更不用說，表現了崇高的人民軍隊本質把老鄉們感動了。端午佳節那天，老百姓都自動的熱烈勞軍，家家戶戶派人提着粽子、香煙……，鑼鼓震天的送到連部裏去，一定要同志們收下。

『能者必勝！』這是位老（中原軍民對軍區政委鄭位三同志的尊稱）的戰鬪號召。各地機關、部隊紛紛開會向黨保證：決不在任何困難之前屈服。一天，記者在高家山前綫聽到對面山頭的蔣軍在喊：

『噯，我們發餉了，過來吧，你們生活太苦了！』

『新四軍是人民的隊伍，不要老百姓的血汗錢哪！』我們的哨兵這樣回駁，對方就不吭氣了，像孤墳似的沉默。

所有的機關和部隊都訂出個人與集體的生產節約計劃動手打柴，開荒，摸魚，掏烏龜，拾野菜，在山上和田野裏，白天到處是灰色的人羣在打柴，開荒，或者是蹲在田塍邊，荒地上，聚精會神的在找野蒜頭，野葱……。夕陽西下，滿腿泥污的戰士，提着一小籬筐的烏龜回來，這是當天的晚餐。有的組織運輸隊，販鹽，趕豬。王樹聲將軍的第三旅一團有許多戰士過去是木匠，大家組織起來製板凳，桌子，運到蔣佔區去賣。藥品比糧食還來得奇缺，傷病號轉轉帳床席，一旅衛生部的醫生們，從草藥裏研製出奎寧丸，……等十幾樣必需藥品，功效很好。部隊都提出辦法，自己解決困難，保證在三個月內不要軍區供給。

當周恩來同志與馬歇爾、張治中巡視停戰執行情形而飛抵漢口時，中原軍區代表李先念、鄭位三同志前往漢口，根據『雙十協定』，向蔣美提出移兵安徽五河就食的正當要求，在蔣美的互相勾結下，張治中竟無理拒絕。

但飢餓並沒有征服那些不屈的人們，經過生產節約，已渡過了難關；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同志前往慰問之後，得到了其他兄弟解放區的糧食援助，到了六月上旬，已初步改善了生活。反動

派於是頓時眼紅，當糧食通過河口運進中原軍區時，蔣軍便百般爲難，有時把公路的大橋破壞，使汽車無法通過，到了深夜，便偷偷的將麵粉抬走，或者把布袋弄破，使麵漏出來。特務見到糧食進口，即到處造謠，說那些糧食都是『中央』送給新四軍的，『中央軍』決不會圍困他們。

日子飛一樣的過去，轉移沒有消息，蔣軍向豫東南平漢路西與皖安南等地到處發動進攻，第九執行小組在河口『調處』皖安南事件時，國民黨代表鄧爲仁竟用茶杯毆打我代表薛子正同志，這種頑蠻舉動，等於關閉當時談判之門。

封鎖圍困是軍事陰謀的變相，老百姓的眼睛是最明亮不過的。當小界嶺戰事發生的前一天，沙窩有位姓彭的老先生對我說：『……餓不死，就來打啦！』四月二十日，駐麻城福田河、兩路的蔣軍，便放出荒唐的謠言：『新四軍已佔領武漢，故中央軍一定要佔領小界嶺。』新十三師三十九團一個指導員更無恥的對老百姓說：『八路軍捉了我們一個營長，如果不放，我們就要小界嶺。』

小界嶺是有名的古戰場，位當商（城）、麻（城）、經（扶）的交界，爲豫鄂兩省的交通孔道，漢麻公路通貫其中。北自漢川、正陽直連鄭州，南經黃安直達武漢，是大別山脈的腹地。一九三八年日寇曾由此進攻武漢側背，十年內戰期間，白軍曾向該地進行過三次『圍剿』，記者曾親赴小界嶺視察，見到白骨遍地，戰痕疊疊。

元月十三日停戰命令頒佈之前，小界嶺便是中原軍區的防地。蔣匪要達到『圍剿』目的，必須佔領此一突出的戰略要點。

四月二十五日拂曉，濃霧吞沒着山峯。蔣軍新十三師三個團突然向小界嶺的陶家山、吳家山、周家河等地進攻，皮定鈞將軍所部被迫起而自衛，激戰至下午，爲免除事件擴大，乃奉令忍痛退出。中

原的軍事觀察家們，認爲小界嶺的砲聲，是蔣介石發動全國內戰的序幕。

四月二十九日，記者由宣化店抵達潑陂河，七七日報發行分所的門前，擁擠着探問消息的人羣。下午二時，特走訪王樹聲將軍。王將軍是湖北麻城人，年紀五十上下，是個身材魁梧的人物，外表看去，似乎覺得他是個威風凜凜的將軍，但 you 和他接觸之後，就感到他對人是那樣和藹和親切。我當時向他探詢將軍的軍事部署情況，他帶我走進參謀處，在一幅懸掛在牆上的地圖面前，用一支紅鉛筆點着平漢鐵路上的花園，他告訴我：蔣軍的『統帥部』已在那裏建立了中心指揮所，由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周鼎主持。他又說：在潢川、商城、宋埠（麻城屬）等地均構成衛星的指揮所，第一綫的兵力有第七十五，六十六，七十二，十八，十五，四十一，四十七，四十八，九，十等十個正規軍，計二十三個師共三十餘萬人。他們在潢川平原留出了一個缺口，以爲我軍會向東突圍，而將我們全部殲滅在這個預先佈署好的包圍圈裏。我走出參謀處，和王樹聲將軍告別，回到七七日報的發行所，三十日的報紙已經送來了，報上登載着中共中央揭露蔣介石圍殲中原部隊的嚴正聲明，指出蔣介石的『軍事準備業已完成』。

消息一經傳出，人民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怒火頓時燃燒，一位姓金的老太太說：『內戰打不得呀，「遭殃軍」一來，不是修碉堡就是派款！』賣饅的老頭陳漢才破口大罵：『蔣介石當不成秦始皇，就要打內戰，我想了他早就該死！』從潢川回來的布販在談論：『何應欽、白崇禧已經到了信陽，內戰一定免不了！』一個趕集的農民憤憤的說：『在割麥栽秧兩頭忙的時候，蔣介石要發動內戰，老百姓就用鋤頭挖他！』當天晚上，街上人民的心情，被憤怒與憂鬱交織着，造成一片沉默。

次天，太陽從淡灰色的雲層裏透出光芒，我離開潑陂河到白雀園去，那裏是皮定鈞將軍司令部所

在地，古老的門外，大沙河靜靜的流着。白雀園離開前綫還有五十多里，但很多商人都把自己的閨女送到深山裏去，因為怕『中央軍』來時遭強姦。

五月二日，司令部破獲了一件驚人的特務案件，暴露了蔣介石準備在我軍後方組織特務暴動，給外圍蔣軍以『進剿土匪暴民』的藉口，向我軍發動全面進攻。

從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這幾天中，白雀園一到夜幕降臨的時候，就聽到一種稀稀落落的神祕槍聲。白天，街上鐵匠爐的生意特別興隆，經常有些躲躲閃閃的人，在那裏定製朴刀。五月二日，在白雀園至光山的路上，便捕獲暴動的直接組織者韓德立，他是以前的國民黨白雀園鄉長，受光山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唆使，帶了大批聯合國『救濟總署』的『賑災』款子回到白雀園來，準備收買土匪，流氓與幫會，定五月五日舉行武裝暴動，配合蔣軍的外圍進攻，不料暴動未成，便落入人民法網。

『土匪暴民暴動』的計劃失敗之後，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受到沉重的打擊，局勢暫趨和緩。五月九日的晚上，記者往訪一旅副旅長方昇普將軍，我問他：爲什麼蔣軍在五月五日沒有發動進攻？他回答我：據我個人的看法，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中共中央揭發了他們的陰謀而有所顧懼；第二是『土匪暴民暴動』的計劃已被粉碎；另外我軍的高度警惕，士氣昂揚，更使他們暫時不敢輕動。

局勢的表面和緩並不是消滅危機，相反的是危機急吼地向前發展，蔣軍的部署更加繁忙。在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我方代表積極要求三人小組派代表赴中原制止內戰，周恩來同志與白魯德（美），王天鳴（徐永昌的代表，徐永昌臨時躲避不願去，故推王天鳴爲代表）於五月九日聯同抵達宣化店，當天晚上，王天鳴在歡迎大會上公然保證：『政府沒有進攻中原軍區的意圖，武漢行營也沒有接到是項命令』（？），但過了一個月零三天，蔣介石便發動全面『圍剿』了。

六月二十五日早晨，蔣軍分向小界嶺、牛望月山與潑陂河進攻，李先念、王震、王樹聲三將軍奉中共中央命令率部越過平漢路向西突圍，皮定鈞的第一旅因潑陂河被佔，與主力失去了聯繫，乃轉而向東突圍。七月三日蔣匪『武漢行營』參謀長鄧定遠還在記者招待會上撒謊：『……對共產黨中原軍區李先念所部從無攻擊意圖，亦未奉到攻擊該軍區的命令……』，中央社更含血噴人：『……李先念發動戰爭，陷人民於水火……』，實在是太無恥了！

雨夜突圍

六月二十六日的夜裏，沒有月光，連星星也給滿天的烏雲遮住了。涼風颼颼的颳着，稻田裏發出沙沙的響聲，遠處傳來幾聲無力的狗吠。隊伍撤出了余集，沿着白色的田埂開去，八年來轉戰黃河兩岸的英雄們，曾經從敵偽的殘酷統治下，開闢過太行、豫西解放區，他們是有信心能粉碎任何敵人的進攻的，隊伍默默地走了一陣，在莊前的廣場上集合了。

隆隆的砲聲不斷的傳來，蔣軍又在發砲壯胆。

『同志們！』首長在講話了，隊伍顯得更加靜肅。

『從昨天起，蔣介石的軍隊，已經從小界嶺與潁陂河等地向我們發動了狠惡的全面進攻，他們是開始準備半年的總「圍殲」了！蔣介石要把我們這支抗戰有功的人民隊伍，整個消滅在這個狹小的地區！』嘹亮，有力，誰都聽得出是第一團陳政委的話，雖然在咫尺不見面的黑夜裏。

『爲了保存這支人民武裝，和粉碎蔣介石的「圍殲」夢想，上級命令我們退出余集！明天，或者是今天晚上？我們就會遇上敵人的追擊！大家認爲應該怎麼辦？……』

『拚出去！決不讓反動派的陰謀實現！』戰士們抑不住心頭的怒火，像在怒吼，但是，爲保持夜行軍的紀律，聲音不高，每一字都像木匠把一枚枚的鐵釘無情的敲進木頭裏去那樣堅決。狂風突然帶來

粗大的雨點，有力的落在原野上，打着人們的臉孔，天空閃爍着電光，雷聲與砲聲混在一起。轉瞬傾盆的大雨來了，隊伍開始一滑一溜的前進。

在漆黑的夜雨中行軍，後面的人完全看不見前面的，隊伍一轉變，就失去了聯繫實在太危險了。大家只有手拉手的前進，向盲人走路一樣。不久，隊伍通過一段森林地帶，地下滿是亂石，走兩步不是碰上一棵樹身就是踢上石頭。流螢明滅地在草叢中閃爍，給人們帶來光明，依靠螢火的光輝，慢慢的摸索着。通過森林地帶，前面又是水汪汪的稻田，有不少人都摔進泥潭沒膝的稻田裏，跌下去立刻又頑強的爬起來繼續趕上前去。

大雨一直下到天明才停止。戰士們在大雨中淋了一夜，臉孔都蒼白了。但已望見高聳的塔尖，知道白雀園快要到達，不覺高興起來：整夜大雨，敵人沒法追擊了。

三個團都在白雀園集合，開始撤入附近的山區裏。黎明，蔣軍才胆怯地從工事裏爬出來，侵佔余集，午後三時進至白雀園。同時，潁陂河、小界嶺與光山方面的敵人均分路並進，向前追擊，到處找尋我們的主力，但是始終沒有發現我們就在離白雀園三十里的山區裏。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二時，外邊下着滴滴淅淅的細雨，隊伍正式開始突圍，我們從敵人的空隙中穿過去向東出發。但，還沒有越過敵人的包圍圈就遇上困難，一座很陡的泥山擋住去路，山腳環繞着稻田，兩天來都在下雨，山洪沖擊下來，把通往山上唯一的通道沖斷了。這一丈多寬的地方，變成一個兩尺深的大泥潭，周圍沒有可以攀援的東西，實在很難通過。大家用木棒支持着，好容易爬得上山，但鞋子都被泥潭吞沒，光着腳板走幾步，腳下一滑又跌回潭裏去了。用盡氣力掙扎，才從泥潭裏翻起身來，再抓着山腳的蓬草、小樹，一步步的攀援上去，隊伍只通過一半，天空便吐出魚腹白了。

到了天明的時候，敵人並沒有發現我們。

先頭部隊走了一會突然停止下來，前面許多戰士蜂擁在一起，像在搶着什麼稀奇東西似的。漸漸人羣散去，出現了三個身穿草綠軍服頭戴美國陸軍帽子的人，從前過來的偵察參謀告訴我：這三個人是新十三師的情報小組。敵人以為我們向西突圍，便派情報小組前來偵察，剛巧碰到我們是向東突圍，便乾脆當了俘虜，還給我們送來兩部新的收發報機。從俘虜身上搜出的文件，發現敵人對情況是驚人的盲目的。這三個俘虜跟着我們只翻了兩座山頭便跌在路上喘氣，連聲說：『實在走不動了！』這樣就等於將其釋放。

蔣軍對中原軍的包圍圈包括兩道封鎖綫，即小界嶺和潰麻公路。二十八日下午，我軍突然在小界嶺出現，敵人的主力都已向西追擊，小界嶺只駐少數殘敵，當時龜縮在工事裏發砲，並不敢出來『堵擊』。二十九日我們從新十三師師部駐地的黃土嶺（麻城屬）經過，像一陣旋風捲過潰麻公路，等到敵人得到情報的時候，我們已離開公路兩里多了。新十三師後來派一個營來『追擊』，向我警戒部隊衝鋒，我軍兩個連，佔據潰麻公路旁邊的兩個黃土山包，山與山之間是一片平原，山上的火力可以封鎖平原上的通路，蔣軍一個營不斷的想衝過這個平原，向我主力追擊，我們的機槍密集地向敵人的衝鋒部隊射擊，敵人一個個像死豬一樣的被射死在這片平原上，激戰至下午二時，殺得敵人抱頭鼠竄，血染黃沙。這一個營的兵力就這樣潰不成軍的退走了。

越過了潰麻公路，基本上是已經穿出敵人的包圍圈，敵人想調頭追擊已經來不及了。

在大別山中

橫亘鄂豫皖邊陲的大別山脈，是中國蘇維埃革命的搖籃，自從紅四軍長征以後，那裏又被白色恐怖所籠罩。地主惡霸重新抬頭，人民回到蔣介石的血腥統治裏。大別山農村到處殘留着蘇維埃革命鬥爭痕跡，你到任何一個村莊，都可以見到牆壁上許多標語被石灰塗蓋，但經過長時的風雨侵蝕，石灰剝落了，又顯出鮮紅色的字體來，如：『打到洛陽活捉蔣介石！』，『工農兵聯合起來，肅清封建勢力！』之類。

人民的心和那些標語一樣，並沒有在蔣介石的屠刀下屈服過，革命的種子深深的埋在土裏，只要一陣細雨，又會萌出新芽。

我們的隊伍進入大別山中心區時，老鄉們開始是用疑惑的眼光來對待我們的。他們都在低聲的談論，但又不敢冒失，只有從我們的舉動來判別了。紅軍是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確實不錯，這支隊伍雖然吃穿不好，但都公買公賣，說話和氣；借你東西，有借有還；『種殃軍』裏，那有這樣好人？難道這還不是紅軍麼？因為我們用的都是『法幣』，又引起老鄉們的懷疑，因此他們談話時態度拘束，舉動躲躲閃閃。後來經過我們的說明來歷，並加予詳細解釋，他們開始完全相信，高興得輕聲地叫起來：『紅軍回來了！』這個消息，馬上就傳遍了附近的村莊。